



刘正华 著

战争·女人和喇嘛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战争·女人和喇嘛

刘正华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9·字数193,000

1990年12月第1版·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-8,000

ISBN 7-5033-0172-4/I·145

定价：3.80元（膜）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刘正华，男，内蒙古杭锦后旗人，42岁。当过剧团演奏员和舞美工，剧团下马后到林场护林。1971年调入铁路部门工作同时开始文学创作，发表诗歌、歌词一百余首和中短篇小说十多篇，出版过诗集一本、中篇小说《重新上任的刑警队长》、《智夺扎嘎岭》等两部；其中发表于《小说家》的中篇小说《娘舅家》获铁道部1986年中篇小说一等奖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，中国音乐文学协会会员，内蒙古音乐文学协会理事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文联从事专业创作。

引 子

战乱世道沕麻坑，
沕烂我身子沕不烂心。

——内蒙古民歌

迷离的晚霞给原始的山林蒙上一层惨淡的光晕，偶尔从遥远的喇嘛庙上传来隐隐钟声，整个草原显得那样深沉，那样神秘莫测。山风缓缓吹来，远方的林涛低低地呼啸，汇成一种模糊而辽阔的、断断续续的声浪，象在痛苦地吟唱一支凄婉的、无休止的“啊……”字式长调，又象庙上那众多喇嘛的诵经声……

一只山鹰在桦林的梢头低飞，矫健的翅膀拍击蓝空，凶悍的眼睛俯视着密林。骤然间，这精灵双翅一抖，闪电般刺入林中草地，把一条花蛇叼上天空。两个活物在云端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。鹰嘴咬着花蛇的前部，一双利爪要把它撕断。而花蛇毫不示弱，象一支柔韧的神箭，嗖地从鹰嘴挣

出，缠住它的脖子和双腿。山鹰经不住这凶狠的攻击，浑身一紧，双翅失控，在空中翻了两个跟斗，可它那顽强的天性立即使它恢复了战斗力。两个活物在空中滚动翻飞，你咬我啄，拼死相搏……

原始沉寂的白桦林里，一点紫红闪动了一下。这是一个身着紫袍、剃着光脑袋的喇嘛，名叫图玛尔，从面目上很难看出他的年龄。他生得比一般草原人还要粗犷黧黑，左眼从小失明，永远闭着，右眼不大却炯炯有神，弓鼻梁上架一副老式茶镜，一串褐色的捻珠在胸前闪闪发光。图玛尔从小就上庙当喇嘛，习惯于偷吃东西。此刻，他手搭凉棚四处瞧瞧无人，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把炒米，飞快地投进嘴里。刚嚼两口，那扭动着的嘴巴突然停住了，一只小眼睛直直地瞅着空中。他被鹰蛇相斗的奇景惊呆了。然而，这场空中搏斗很快就结束了，鹰和蛇同时从高空坠落下来，落在一片乱石上。山鹰痉挛地抽动几下就断了气，花蛇则象一节破草绳似地永远搭在顽石上。

图玛尔咽下口中的炒米，瞧着惨死的山鹰和花蛇，迷惘地摇了摇头，右手捻动捻珠，左手立向眉宇，虔诚地念道：“乌嘛尼巴达那洪！”^①

图玛尔是个学医的喇嘛，他为了采药，踏遍了几百里大山，住过数不清的羊盘牧场。他曾听长者说过，鹰蛇相搏，是战乱的凶兆。他正合掌瞑目，默默地念着消灾免难的经文，山谷里忽然响起一阵恐怖的马蹄声。图玛尔象一只机警

① 乌嘛尼巴达那洪，喇嘛教中的所谓“六字真言”，蒙古语中变为七字，相当于一般佛教徒念的“阿弥陀佛”。

的兔子迅速钻入树丛，静静地蹲下来向外窥视，眼前发生的事情吓得他索索发抖……

从山外进来一支穿黄军服的黑马队，他们押着十四名穿灰军衣的俘虏。黑马队把俘虏从马背上解下来，让他们面朝北方站成一排。

图玛尔看明白了，这支黑马队是保安团的执法队，他们要在这里屠杀被俘的共军骑兵。图玛尔不知在什么时候又给自己嘴里放进一块酸奶酪。他那紧闭着的鼓嘴巴下意识地扭动了一下，马上又停住了，一只小眼睛直直地望着受难者们那一张张严峻可怕的面孔。距离图玛尔隐身处仅有两丈远的草地上，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汉子，他那张英俊的面孔显得额外冷漠威严，目光呆滞悒郁，正好落在图玛尔隐蔽着的那片浓密的树丛上。图玛尔下意识地打了个寒噤。

“今天是打脑袋，还是后背心？”一个五短身材、面目凶狠的老家伙瓮声瓮气地朝执法队长吼叫，那话音就象杀鸡子似的。

“不准开枪！”队长走过来，强硬地说，“共军骑兵出没无常，今天一律用刺刀。也不许干那种挖心、掏脑浆的蠢勾当！我们是国军，不学东洋人……”

“放你娘的狗屁！”五短身材已把半军用壶烧酒灌进肚里，他拍着肚皮吼叫道，“老子跟马团长刮野鬼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条母狗肚子里坐胎呢！吃两颗人心有尿的了不起！”这恶魔越骂越起劲，还没等口令发出，就把步枪倒提在手中，齙着大黄牙，抡起枪托，照着一名共军骑兵的后脑勺砸去，那战士无声地倒下了。恶魔眼里跳着贪婪、凶残的火星，从腰间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刀，以飞快的动作，连衣拉开

了那战士的胸膛，揪出一颗血淋淋的心脏来。那颗心还在恶魔的手里轻轻蠕动，战士躯体在血泊中痉挛、抽动。恶魔发出狂笑，笑声象猛兽在呼啸。当他再次向另一个战士抡起枪托时，突然“当当”响了两枪，长满白桦树的山谷发出清脆的回声。大家惊望，只见执法队长把手枪高高举在空中：“谁敢不听军令，老子就地枪毙！”

恶魔瞅着枪口，醉鬼醒酒似地放老实了。他把血淋淋的人心揣入衣兜，若无其事地歪过大脑袋。

残暴的屠杀开始了。带血的刺刀银光闪动。鲜血从骑兵战士们的后背喷射而出，他们东倒西歪打着趔趄，脸上痛苦地抽搐，发出撕肝裂肺的惨叫声和令人心悸的呻吟声。而刽子手的面目也是那样慌乱、残忍而呆滞，他们动作机械、笨拙，一股气刺倒了所有的俘虏。天色渐渐昏暗，狰狞的乌云压下来，整个乌珠穆沁笼罩着一种原始的、野蛮的、恐怖的气氛……

执法队旋风般地卷出山谷，马蹄声消失在山外的草原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从遥远的喇嘛庙上传来隐隐的钟声。图玛尔仿佛被这钟声唤醒，慢慢抬起那张阴郁惶恐的脸，象从恶梦中醒来，粘在嘴唇上的炒米粒儿还在微微发抖。他侧棱着耳朵静听一阵，才扶着身边的桦树杆慢慢地爬起来。他在草叶中找着了失落的茶镜，又把采来的药材收拾一下，趁着傍晚的雾岚，匆匆摸出宝古达山沟……

宝古达山沟万籁俱寂。几颗翠绿的星星啄破夜空，白桦林一片迷离。暮岚在静悄悄地流溢，桦树叶儿窸窸窣窣低语，小溪闪着青幽幽的光斑，仿佛在流淌着一个神秘而古怪的童话。

白桦林中的草坡上乱躺着十几具死尸。这些尸体影影绰绰就象是长在山坡上的岩石，它们已经和大山、树木、花草溶为一体，沉浸在蓝幽幽的原始的静穆中。骤然间，有一具尸体动了一下，脑袋歪向一边，又不动了……

夜深了，远处又传来喇嘛庙上那悠长而深沉的钟声。

第 一 章

冰滩上盖房架不住椽，
哪年也没有今年难。

——内蒙古民歌

挺立在乌珠穆沁草原上的宝古达山，绵延四百多里，大山的东部有一道乌珠穆沁山谷，乌珠穆沁草原因此而得名。有人说乌珠穆沁意即“巡察官员”，也有人说是“吸引人们观赏的地方”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更给这片古老的草原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乌珠穆沁山谷里长着郁郁葱葱的天然树木，一到秋天，有的变成了金黄色，有的叶子全部变红，但大部分依然是绿色，根据树种不同，分出墨绿、翠绿、草绿、豆绿，层层叠叠，十分壮观。

山里有一泻千尺的瀑布，也有奔腾欢唱的山泉，各色各样的花朵从夏天一直开到深秋。常常有成群结队的石羊、羚羊、团羊来泉边饮水，也有阴险的大灰狼在密林边窥视，上黄色的野兔到处飞奔，躲避金钱豹和红狐狸的追逐……

就在这原始而美丽的大山陡峰上，绿树遮掩着一座建筑古老的宝古达庙，庙上有十多个喇嘛。山谷巨石嶙峋，峰峦

陡峭，古木峥嵘，山路崎岖，神秘莫测，有的地段只能过一人一马，可算一处战略要地。

一支打了败仗的部队隐蔽驻扎在这座庙里。这是锡、察、乌、巴工委^① 骑兵独立旅第一团第四连。五天前，这个骑兵连和国民党乌珠穆沁保安旅第二团马占彪的队伍，在奥勒盖河的上游打了一仗，连队一排二排全部覆没，只撤出一个女子排和几名男战士。连长、副连长等十四人被俘，几十名战士牺牲在战场上。这一仗打得很惨，敌我双方都伤亡很大，死人死马倒下一片，鲜血染红了奥勒盖河水……

月亮从东山升起来了，给近处的山头勾出淡淡的轮廓。女子排排长莎仁格从山下打听消息回来了。她拖着两条沉重的腿，踏着朦朦胧胧的山路蹒跚而来，径直向后院的指导员办公室走去。她的脸上布满阴云，尽管凭着顽强的自制力，做出一副冷漠的神态，但她那美丽的眼睛已经被仇恨悲痛之火烧红了。她为连队的巨大损失，更为未婚夫海日瀚和连长仁钦等十多名战士被杀的消息而悲痛欲绝……

月亮携着乳白色的云带升向空中，把淡淡的微光泻在宝古达山上。当莎仁格跨上指导员阿都沁夫的小院台阶时，发现一个黑影缩在台阶拐角的阴影里。借着月光，她认出是雪玲高娃。雪玲高娃一头扎在莎仁格的怀里，象孩子一样委屈地啜泣起来。

“别哭了，打仗总是要有伤亡的，雪玲姐……”莎仁格摩挲着雪玲的头和背，眼睛里滚出两颗大大的泪珠。惨淡的月

^① 锡、察、乌、巴工委，当时内蒙古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，分别指锡林郭勒、察哈尔、乌兰察布、巴彦淖尔地区。

光下，她的脸色更加苍白，嘴唇轻轻地颤动着：“……雪玲姐，要坚强……”

雪玲高娃过了好久才慢慢抬起头来，握住莎仁格的手说：“他……”

莎仁格擦净眼泪，怔怔地望着哭成泪人儿的雪玲高娃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战友们牺牲那么多，连队成了这个样子，可阿都沁夫他……他还在办公室里喝酒、唱歌，玩女人……他刚才把陶格丝叫到办公室去，说是要谈谈思想，硬把我支出来……结果他……”

雪玲高娃可怜巴巴地擦着眼泪。她是指导员阿都沁夫的妻子，虽然生得漂亮，可性情柔弱，做事缺心眼，因此总受丈夫的气。莎仁格和她从小长大，常常为此骂她，但又护着她。

莎仁格听了雪玲高娃的诉说，沉默片刻，迈步向小院亮灯的窗户走去。白麻纸糊着的小窗上，已经让雪玲高娃捅开个小窟窿，一缕淡黄色的灯光从小窟窿里射出来。莎仁格站在窗前，弯下身子向里望着。雪玲高娃也不再哭了，静静地立在她身边。

小屋里，指导员阿都沁夫一手握着个酒瓶子，醉眼朦胧地伸向陶格丝：“……喝！再喝一口……”

陶格丝微笑着摇摇头：“指导员，我可再喝不了啦！脸已经在发烧啦！”

“那……你唱一段山曲儿，我……我喝！”他仰头又灌了一大口。

“指导员，您也别再喝了！您……”

“怎么不喝？你……你说什么……”

“战友们……都……”

阿都沁夫瞪大被烈酒烧红的眼珠子，“啪”地拍了一下桌子：“别提这个！”

陶格丝被吓了一跳，惊恐地望着阿都沁夫。

阿都沁夫醉醺醺地笑起来，那笑声让人听着心悸。他把酒瓶递给陶格丝：“小孔雀^①，你喝一口，我唱一段鄂尔多斯小曲儿给你听！啊？咱们高兴高兴，要不我的胸里非常闷得慌……”

陶格丝也略带醉意地接过酒瓶喝了几口。她的脸蛋儿变红了，擦擦嘴角，把酒瓶还给阿都沁夫。

阿都沁夫高兴了。他伸出大拇指叫了一声：“好！”眯起眼睛，哼起一支鄂尔多斯小调：

上房瞭一瞭，
瞭见个王爱召^②。
二（那）妹妹捎话话呀，
要和喇嘛哥哥交。

喇嘛哥哥心又好，
喇嘛哥哥嘴又牢，
来得迟来走得早，
谁也不知道！

① 陶格丝，蒙语孔雀。

② 瞭，望之意。召，即庙。

陶格丝听着，竖起食指，轻轻地“嘘”了一声：“你唱这样的骚歌儿骂喇嘛，让庙上的喇嘛听见，小心赶咱们走的！”

“没事儿，他们听不着。这是咱家乡的歌，是唱给你听的，又不是唱给喇嘛听的！”他一边说着，趁陶格丝不备，一把将她拉到怀中，在姑娘的脸蛋上咬了一口。

陶格丝在指导员的两肋轻轻一挠，等他胳膊一松，机灵地逃到桌子对面，得意地唱起来：

不走呀大路你走沙埂，
看你也不象一个正经人！

“你长得太美啦，我的小孔雀！”阿都沁夫睁着一双色迷迷的眼睛，贪婪地瞅着陶格丝。

“哪里美呀，嗯？”陶格丝撒娇地笑着。

“眼睛美！”阿都沁夫的脸涨成紫羊肝，“过来吧，小孔雀！让我亲一亲这双水汪汪的、会说话的、月亮般的眼睛！”

阿都沁夫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微眯着眼睛又唱起来：

和妹妹放羊在南梁外，
吃的是烧山药圪蛋沙胡奶奶^①。

后半夜叫门呀你不给哥哥开，

^① 山药即土豆。沙胡奶奶是沙漠中的一种野生带蔓的植物，圆叶白花，结的嫩莢可吃。

你把哥哥那烧山药圪蛋拿展将来!

歌声中，带着醉意的陶格丝那双媚人的眼睛闪着缕缕秋波，挑逗似地瞅着阿都沁夫：“你就抓不住我!”

阿都沁夫听到这话，浑身象烧起了一团火，喊道：“看外面谁来啦!”

陶格丝下意识地一回头，阿都沁夫腾地跳起来，象猫扑老鼠似地拦腰把她抱在怀里，压在行李卷上。

“啊呀，你坏! 你坏! 快放开我! 快放开我! 胡子扎死人啦! 啊……轻一点咬人……”陶格丝满脸通红，轻轻地闭上眼睛。她不再挣扎了。

阿都沁夫把手伸向姑娘的腰里，宽衣解带。

“笃! 笃! 笃!”一阵敲门声象弹簧似的把两人一下子弹到行李两边。

“咚! 咚! 咚! ……”

敲门声越来越重。阿都沁夫愣了一阵，然后镇静下来，整了整军装，轻轻地咳嗽一声：“谁?”

“我!”外面传来莎仁格那强硬的声音。

陶格丝惊呼：“姆姆^①! 哟——”她迅速地开了门，闪在一边。

莎仁格进门，照着陶格丝脸上“啪”地一个耳光：“不要脸! 连队成了这个样子，你们还有心思搞这玩艺儿!”

陶格丝羞愧地躲在墙角。阿都沁夫恼羞成怒，“啪”地一声拍响桌子：“莎仁格，你怎么动手打人?! 你还有没有纪

① 姆姆，蒙语，对母亲的昵称。

律?!”

“纪律?”莎仁格鼻腔里哼一声,“你还知道纪律!”她的脸庞被痛苦扭歪了,眼里闪着愤怒的泪光,猛地给了阿都沁夫一记耳光。

“你疯啦?”阿都沁夫恼怒地咆哮,“我撤你的职!”他朝窗外大喊:“给我把莎仁格绑起来!”

莎仁格摸着手枪:“你如果敢动我,我就毙了你!……两个排的战士全部牺牲,战友们的死尸至今还扔在奥勒盖河岸上……”莎仁格失声哭了,“这全是由你的错误造成的!你一枪也没打,就带着女子排上山……”

阿都沁夫拍打着桌子高叫:“这事能怪我吗?我在哪次战斗中当过草包?!哪次战斗不是我和连长、副连长冲锋在前?!”阿都沁夫酒醒了,滔滔不绝地诉起苦来,“我带女子排上山,是连长的命令。难道谁也别撤,全部牺牲就好吗?!你……”

“我们骑兵四连死的死,伤的伤……到了这个地步……可你,作为指导员,仍然在喝酒作乐,唱歌玩女人……”

这话刺到了阿都沁夫的要害,一贯骄傲自大的他再也忍受不了啦,照着莎仁格的脸上狠狠地打去。瞬时,一股鲜血从莎仁格的嘴角流出来。

莎仁格脸色苍白,两眼发直,不慌不忙地抽出手枪。雪玲高娃停止了哭泣,惊恐地抓住了她的手:“莎仁格妹妹!”

莎仁格用力甩开雪玲高娃,盯着阿都沁夫,沙哑着嗓子说:“我替那些牺牲了的战友,来惩罚你这卑鄙丑恶的灵魂!”

前来围观的战士惊得鸦雀无声,连空气都凝固了。莎仁格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阿都沁夫的脑袋。就在这千钧一发

的时刻，一个尖厉的声音喊着：“莎仁格！”一个女战士闯进来，猛地把莎仁格的枪推向空中，只听“叭”地一声枪响，子弹擦着阿都沁夫的头皮飞过……

这位应声而来的女战士是连长仁钦的妻子、莎仁格的表姐活娃。她虽然年轻，可经历不凡，曾经被选为西公旗老扎萨克^①的三姨太，老扎萨克死后，命运竟使她当上了国民党西公旗游击司令，后来起义参加革命，上级委派她担任乌拉特旗公庙区区委书记。日本人投降以后，蒋介石发起内战，乌拉特草原一带由傅作义部队占领，形势变为敌强我弱。为了保存我军实力，骑兵部队开到乌珠穆沁大草原来开辟根据地。上级领导考虑到她丈夫是骑兵四连的连长，就让她跟随连队一同来到了乌珠穆沁草原。

“把莎仁格拉出来！”活娃一声怒吼，只见警卫员敏珠尔和机枪手别力哥应声闯进来，抓住莎仁格的胳膊拉出屋外。接着，活娃命令把莎仁格关到前院自己住的小屋去反省。

一弯新月从云雾中钻出来，给乌珠穆沁山谷洒下一层淡淡的银辉。小屋里，莎仁格静静地坐在活娃的床铺上，望着窗外的月亮发呆，她那发热的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。山谷里传来瀑布的喘息和夜鸟的嘶叫声，给莎仁格的心里增加了一层凄凉和孤独的暗影。她开始为自己的冒失举动懊悔起来。如果没有活娃姐挡住，恐怕指导员已经上“西天”了。战争啊，能把绣花姑娘的心变得象铁一样冷酷……

今天早晨，莎仁格下山，从宁布大叔那儿听说，三天前

^① 扎萨克，在蒙旗掌握旗政者。